

黄红苕芭谷糝

○段小芸

稠合宜、色泽如秋菊般黄灿灿的粥便呈现在眼前。

母亲给我们每人舀一大碗，我们圪蹴在门道或有阳光的墙角，连说带笑地边吃边聊。条件好些时，再搭配一碟只撒了一撮盐巴的浆水菜，或是从大缸里捞出腌制的白萝卜条，一口苕谷糝就一口菜，入口柔顺，黏稠油润，甘甜润喉，滋味绵长。

啊！一碗热气腾腾的红苕芭谷糝下肚，瞬间驱散了心头的寒意，浑身暖意盈怀，舒坦自在。那时候，粮食极其紧缺金贵，吃完饭，我们这些娃娃也学着大人的样子，脖颈前倾，头埋进碗里，把粘在碗底和碗沿的苕谷糝残渣，顺着顺时针或逆时针方向，伸出舌头细细舔干净，不留一点残羹。

在我儿时的记忆里，那时候大多是白瓢红苕，黄瓢的极少，除非运气足够好才能偶然碰到。

那时候的晚饭，不是烩搅团、烩鱼鱼，就是焯（音 qióng，陕西关中方言，指用火慢慢炖、隔水加热使食物熟透）一锅红苕。小孩子嘴馋却没什么小吃食，总爱生吃红苕——不像现在的孩子，各类小食品琳琅满目应有尽有，我们小时候可没什么好吃的。我依稀记得，八分钱一块的麻饼，父亲只给小弟买过，每次也只给我一毛六让买两块，我自己却从来没尝过麻饼香甜油酥的滋味。

虽说家家红苕窖里的红苕不少，但红

皮白瓢的红苕生吃并不十分好吃。大家都盼着能在一堆白瓢红苕里，幸运地碰到一个红皮黄瓢的——为啥？因为黄瓢红苕吃起来更脆甜、更水润、更润喉。

可这很难碰到，概率极小。谁若运气恰好巧遇上，那便是福分；倘若被大伙儿瞧见，众人立刻两眼放光、心花怒放，一拥而上，争着抢着你追我打，拦腰抱腿也要分食。这个喊“给咱咬一口”，那个嚷“给我尝一点”，于是你一口我一口轮换着品尝，分享这份朴素又甘甜的美味，欢声笑语久久荡漾在农家小院里……

那时候，物质生活虽不富裕，可我们的童年单纯、快乐、愉悦又幸福。如今步入小康社会，物质极大丰富，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幸福指数也显著提升，不愁吃喝不愁穿，连大鱼大肉都吃腻了，谁还会在乎从超市或菜摊买回的红苕是红瓢还是黄瓢呢？

雾气弥漫，谷香氤氲。望着锅里的红苕与苕谷糝如胶似漆，早已和谐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在锅中不停地翻滚，色泽诱人，其香气在文火慢熬中逐渐散发出来，沁人心脾。

可是我的思绪却滚滚如潮，随着红苕苕谷糝的清香，悠悠地飘向远方……哦，我紧闭双眼，屏住呼吸，静静地感受热气扑面而来的苕谷糝与黄红苕水乳交融的浓郁馨香。我知道，它承载着我儿时的记忆、对母爱的眷恋，以及那无法忘却的乡土情怀。

诗 歌 苑

春天是人间的布洛芬（外一首）

○张晓润

都说春天，是人间的布洛芬
 可是清明在即，我有觉药性
 在一个人的症状里，略有减退
 在四月，尚没有更好的办法
 可以轻松缝补，天上与人间的距离
 没有更为深广的辙印，来为寻亲
 的土路
 指航或掌灯。春天是人间的布洛芬
 多么明媚和欢畅的比喻呢，越是
 明媚
 越是欢畅的表达，越是让我想到
 在词语到达不了的地方，是不是

坚持
 唯有纸蝶，可抄近路
 是不是唯有纸蝶，海量的纸蝶
 才够买得到四月的芳菲，在流水
 的深处

早开的桃花

桃花早就开了
 而我在春风中尽显迟顿
 是不爱春风中的杨柳了吗

是不爱春风中的花红了吗
 我想我极有可能
 只是在四月垫高的尘土中
 过度集中于一方慌张的静虚
 桃花早就开了
 我坚信我仍爱着春风中的杨柳
 仍爱着春风中不留余地的花红
 我只是需要在一株桃枝上缓慢
 蓄力
 我只是要等清明过后
 将能及未及的杨柳和花红
 重重地披挂一遍

疼痛的感觉

○翟清霄

“贪”字在汉语里，指的是过度、无节制的索取心态。我有两次记忆深刻的疼痛，都和这个字有关——当然，是贪吃。

童年时，我嘴馋又淘气。那时候粮食少、老鼠多，人都为了一口吃的拼命忙活，还常常断炊。夜里，老鼠们为争食在床底、墙角或柜下肆无忌惮地打架，吱吱的撕咬声不绝于耳，它们翻滚着闹出很大动静。父亲敲床或板凳恐吓，也只能换得暂时安宁。不堪其扰的他去城里买了鼠夹，设在墙角。那是个崭新的鼠夹，木板、弹簧和弯弓似的钢条都亮闪闪的。我当时不知道那是什么，注意到它是因为上面的一小截油条——后来才明白那是诱饵，或许对老鼠和我来说，它都是最好的美食。油条也是父亲从城里买的。我跟他去过城里，见过镇街上的摊位，卖油条的中年男人扯着长腔喊：“辣汤，热油条……”喊得特别好听、特别诱人。我回头巴巴望着父亲的脸，辣汤不敢想，买一根油条总可以吧？可他低头走路，眼睛只盯着地面，仿佛那里有他最需要的东西。他肯定看到了我热切的目光，却没理我。多年后，我才理解父亲

的无奈与难受：唉，有啥办法呢？要是能买，他绝不会犹豫。

鼠夹上的油条只有一小截。我心里清楚，他不可能只买这么一点，剩下的肯定给了最小的弟弟。我望着那截安然躺在鼠夹上的油条，仿佛闻到丝丝缕缕的香气从墙角飘来，霸道地钻进鼻孔，熏得我脑仁发紧、心里发慌，坐卧难宁。我在屋里转了一圈又一圈，咽了一次又一次口水。油条是我几年也吃不上的一两次的东西，只记得有次生病，几天吃不下饭瘦得快脱相，父亲才买了几根让我蘸醋吃。那时我觉得油条是世上最好吃的东西，暗下决心等发达了一定天天吃，可惜后来长大再吃，再也尝不出那种味儿。伸手去拿油条时，我还有点犹豫：万一父亲知道怎么办？可又想，神不知鬼不觉吃掉，他怎么会发现？于是手毫不犹豫伸过去，轻轻一碰，“咔嚓”一声，两根手指被准确夹住，钻心的疼痛瞬间攫住我，我差点叫出声，紧紧咬住牙屏住呼吸，用全身力气抵抗。过了会儿，我用力把手抽出来，一只手握受伤的手指在院子里转圈，

手像被小刀子割似的霍霍疼，多想伏在谁怀里大哭一场。几十年前那个夏天的上午，柔嫩的小手受了伤，面对空荡荡的院子，我抱住了家里的老枣树——平时我总在它身上吊臂、抹鼻涕，甚至往挂满果实的枝头扔石块，可当疼痛无以复加、断指的恐惧袭来时，它成了我的栖身港湾。我觉得它像位善良宽厚的老爷爷，偎在它怀里，靠它给勇气抵抗疼痛。脸上挂满汗珠，背心也湿透了，心底泛起懊悔：怎么光想着吃却忽视了潜伏的危险？手指黑了、肿了，我倚着树待了一中午。吃饭时不敢伸出手，天黑就早早睡下，把手藏进被窝，一个人躲在厨房吃饭，也不和小伙伴玩，总算躲过了大人的眼睛。

还有一次是枣子成熟的季节，我用石块投下几颗熟透的枣子，又大又圆的枣子一落地就滚进旁边的草丛。那会儿，我满脑子都是香甜的枣子，直到赤着的双脚踩上一片蒺藜，“啊呀”一声，全身的皮像被抽紧了。我站在原地不敢动，钻心的疼让我浑身颤抖，弯下腰扶住地慢慢挪出危险区，一颗一颗小心地拔下蒺藜。拔完后好几个地方渗出血，我坐在地上一动也不愿动。

岁月如水，转眼几十年过去，父亲早已长眠地下，将生命化作永恒。许许多多往事会随着岁月的流逝渐渐淡去，但有两次疼痛却始终难以忘怀，刻骨铭心，让我时常深思并时刻自警。

看似稀松平常的口语中，藏着无数美若珍珠的锦言妙句，只要怀着一颗披沙沥金的心，便能收获满满。

若想文章与讲话“字字珠玑”，一大捷径便是到口语的汪洋大海中淘宝。

中国的语言文字之妙，在诗文里，在官话里，也在口语里。诗文里有钻石，官话里有黄金，口语里有珍珠。

金子般的官话充满正能量，引领世道人心积极向上，最著名的如“为人民服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等。珍珠似的口语像味精，既能为文章和讲话增添韵味，也富含正能量，如“打铁必须自身硬”“真金不怕火炼”“小车不倒只管推”“干部干部，干在前头”“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等。

听到珍珠般的口语精华，我们眼前会立刻浮现出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先是眼前一亮，继而会心一笑，然后感叹这种大白话虽俗却妙，更叹服老百姓化深奥为直白的语言智慧与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珍珠般的口语精华，没有诗词那般典雅，没有官话那样庄重，生来便带着“土味”，甚至土到掉渣，但它们土得美，那是一种山窝窝里飞出金凤凰的美，不见雕饰自风流。口语精华是带着土气的金句，其喻事明理的生动活泼与简洁精警，常常令人拍案叫绝。它们虽只有寥寥数字，却言简意赅，通俗而精辟，或富含哲理，或幽默风趣，或充满辩证，或励志鼓气，或忠言劝诫，或教人做人的大道理，或劝人成为“真把式”而非“假把式”，或指出做事要抓住关键与重点，还有诙谐幽默却意蕴深厚、美不胜收的民间谚语与歇后语。它们“话糙理不糙”，不是成语，却堪比成语，有时甚至胜过一篇绕来绕去、了无新意且味同嚼蜡的说教文章。

它们像顶花带刺的黄瓜一样鲜灵，像晨光里的露珠一样晶莹，闪烁着耀眼的光彩，甚至带着真理的芬芳。例如“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撸起袖子加油干”“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一根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等，多得像天上的星星，数也数不清。这些源自民间、被大人物引用过的口语珍珠生动如画，或发人深省，或催人奋进，或呼唤民族团结，如今已成为流行全国的“普通话”，也成了名言警句。

口语珍珠像长在山间溪边的奇花异草，像散落在江河湖海的奇珍异宝，寻常难见。它们藏在茫茫人海里，在菜市场嘈杂的人声里，在讨价还价的对话里，在城市街巷的闲谈里，在农民农闲时的唠嗑里，在民工或外卖小哥们歇息时的谈笑间，或是躲在人间某个犄角旮旯里。

这些口语珍珠是老百姓语言智慧的火花，也是他们思想的精华。创造这许多闪烁着智慧之光的口语珍宝的人，往往是那些可能没读过多少典籍却饱尝生活艰辛又富有智慧甚至具备语言天赋的平头百姓。他们的话语自成体系，既不同于古典诗文，也不同于历代官



话。他们有一套话语体系与表达方式，重在意涵而轻于修辞，虽直白却道理深刻。

这些斑斓多彩的口语简洁明了、生动活泼，初听时味淡如水，细品则意蕴深厚。这些口语珍珠，是他们感悟自身人生或他人故事时的结晶，也是从生活土壤里孕育出的珍贵宝藏。

藏在生活深处的口语珍珠，不会主动钻进我们的脑海。那些像葫芦一样浮在生活表面、自视高雅的文人，即便绞尽脑汁也难以捕捉，更无法真正拥有。若想获取这些语言瑰宝，没有捷径可走，唯有一个最实在的办法：深入群众、扎根生活，沉到生活的最深处，老老实实做人民群众的小学生，拜他们为师，向他们学习。除此之外，似乎再无更好的途径。

把来自人民群众、为大家喜闻乐见的口语珍珠，恰到好处地融入自己的作品，让它们在“讲好中国故事”的创作中闪烁出独具风韵的珠光宝气，这应当是文艺家们的一大乐事与美事，对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传承而言，也是一大贡献。

千百年来，诗文、官话与口语这三种语言体系，各有各的韵味，各有各的精妙，但基本是“各走各路”，几乎互不交融，这实在是中国语言文字传承的一大憾事。这个缺憾，理应由我们这一代人来弥补，让这三者融为一体，使其在语言文化的百花园里绽放异彩。

一个文字工作者或文学写作者，若能饱读诗书又积累大量口语精华，打通诗文妙句、官话精华与口语珍珠的“任督二脉”，在实践中运用自如，巧妙得当，就好比老虎添上了翅膀，年深日久，自见气象，如花自开。